

增評加註全圖紙樓夢



省宮南
賈元
妃深
姜



開屏圖
宋 郭若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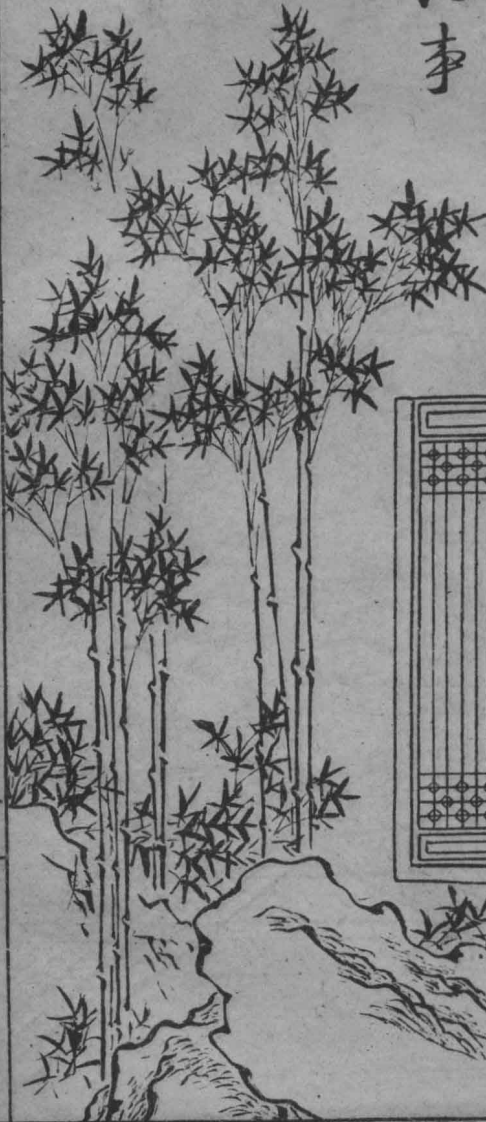
賈存 周報陞 郎中任



薛文起復
蒼放
流刑



或
錄
然
事



坐禪寮火入邪魔



心物公填
公子在
詞子



蛇影杯弓
顰卿絕
粒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卷十一

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抱恙

鬧閨閣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喊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裏頭混攪。」送荔枝一夢婆而夢生罵蹄子一夢婆而夢滅生以一薛姨減以一賈母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裏住不得了，你一手指着窗外兩眼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著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著，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他竟像專罵著自己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裏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紫鵲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子快醒轉來罷。探春也抖了一回半晌，黛玉方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外指著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著拐棍，趕著一個不乾不淨的毛子頭道：「我是為照管這園中的花果樹木，來到這裏，你作什麼事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了頭扭著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裏，瞧著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裏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著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我怕他鬧，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裏敢在這裏罵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出去。』這裏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

個是說著一扭身去了。

必拿拐棍惜賈母之無主張也外孫女則明指黛玉毛了頭乃未經人道之女是實為乾淨身子今轉云不乾不淨者實正意淫之主也其指揮往來悲懸探春是實黛姻緣探得而左右之何致一死

一亡即乃釋賈母賈探春文字故必從有花果興利而來而歸答仍在黛之所自取者把一個指頭探在背裏以手指口重戒不多言之意也而繪畫慈態如見其人如作者心有幾寂

看見湘雲拉著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鵑一手抱著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

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

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剛纔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

得什麼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著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

道你別心煩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

歡兒事想想能穀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

姐姐說的那麼著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裏趕得上這日子只

怕不能穀了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裏就想到這裏來了你

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鵑告訴我黛

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裏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

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著罷說著纔同湘雲出去了

紫鵑扶著黛玉躺在牀上地下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著旁邊看著黛玉又是心酸

又不敢哭泣

滿湘館寫來方只得黛玉離三人者是皆疑影之筆便見似夢非夢那黛玉閉著眼躺了半晌那裏睡得著覺得圓裏頭

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牀上偏聽得風聲蟲鳴聲鳥語聲人走的脚步響聲又像遠遠的

孩子們啼哭聲一陣一陣的。咕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鵲放下帳子來。寫病中情事妙入微茫與出夢時一段正相敵雪雁

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鵲。紫鵲隔著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呷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

一聲。紫鵲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攙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擱在唇邊試了一

試。一手樓著黛玉肩背。一手端著湯送到唇邊。黛玉微微睜眼呷了兩三口。兩三口不偏也到此重中燕窩之毒黛玉

至死便搖頭兒不呷了。紫鵲仍將碗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暑覺安頓。只

聽窗外悄悄說道。紫鵲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夢從他起因悄悄說道姐姐

屋裏坐著。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著。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

人聽了這話也唬怔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唬的寶二爺

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著。只見紫鵲從裏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

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著了。嗎。紫鵲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

人也點點頭兒。蹙著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寶黛之不可離人之最難而竟悍然不顧而間難之亦頗而走險矣著者多少明知硬做人。那一位昨夜

也把我唬了個半死。兒。紫鵲忙問怎麼了。襲人道。昨天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

夜裏一疊連聲喊起心疼來。心以印心非真非夢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似的。直鬧到

天亮。柳子以後纔好些了。出陰入陽之候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

說著。只聽黛玉在帳子裏又咳嗽起來。紫鵲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微微睜眼問道。

你合誰說話呢。紫鵲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說著。襲人已走到牀前。黛玉命紫鵲扶

起。一手。指。着。牀。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裏。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覺。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言微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又因。趁。勢。問。道。既。是。覺。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襲。人。道。也。沒。說。什。麼。黛。玉。點。點。頭。兒。避。了。半。日。歎。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看。就。攔。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此等語已將私心和盤托出甚深開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黛。玉。點。頭。命。紫。鵲。扶。着。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畧。覺。不。受。用。也。沒。什。麼。大。病。得遇掩且遮掩寶。玉。纔。放。了。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那。邊。來。探。春。因。囑。咐。湘。雲。說。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深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裏。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以淺繼。續。說。著。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主。兒。多。病。多。災。的。兩個主兒仍合說金林。了。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此語在依衆人。也。不。敢。答。言。此衆人以探爲首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裏。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這。婆。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裏。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寶。玉。不。過。說。飲。食。不。調。著。了。點。兒。風。邪。傷風感冒沒。大。要。緊。疏。散。疏。散。就。好。了。放心這。裏。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道。

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來了。紫鵲答應了。連忙給黛玉

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著收拾房裏的東西。一時賈璉陪著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

老爺是常來的。陰陽來往易道。有常是劉老老。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著進入房中坐下。

賈璉道。紫鵲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此重易道也。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診了

脈。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與張蒼書一樣寫法。秦氏夢索玉赤一夢所謂來也。紫鵲便向

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擱在迎手上。紫鵲又把燭子。連袖子。輕輕的。褪上。不叫壓住

了脈息。那王大夫診了好一會兒。又換那隻手也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裏坐下。秦氏無此

搬演乃明黛玉為守禮而死之人也。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著。紫鵲也出來。站在裏間門口。那王大

夫便向紫鵲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過幾次。即日間聽見不

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為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陽虧損。心氣衰耗。

都是這個病。在那裏作怪。又與張太醫畧同而彼病為亂常此病為傷心則迥異也。不知是否。紫鵲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很

是。王大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廝們早已預備下

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筆先寫道。

六脈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論病窮源脈不言尺此處亦不言尺同一無是公也彼歷言左

六尺無尺而有尺矣尺為下體或污或潔又自分晰關脈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疏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

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通。凝而為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

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復用歸脾。固金以繼其後。

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

黑逍遙寓言冥路也。歸脾即斷癡情。固金即成大禮。而恰有此等藥方。為他湊合。且逍遙散。通七味乃巧數。正合黨死於釵之巧也。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柴胡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

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為吐衄所忌。豈知用鱉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膽之氣。以

鱉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

吳貴膽小寶玉亦膽小便是鱉血炒柴胡之義。請看前評。

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所以內經說。通因

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鱉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

著。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

坐。容日再來請安。說著。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著了。王大夫道。寶二爺

倒沒什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著。上車而去。這裏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

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迷了一遍。

必歸於鳳。以完此夢。

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

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著。就走了。周

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

這件事即全書也。驚夢方纔一半。到斷情則了矣。曰沒要緊。乃作者自白。

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

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摸了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頭。問問他。也沒有

話說。只是流眼淚。回來紫鵲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著。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

問二奶奶那裏。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

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著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

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卻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插入此段是為

致稿作一關照

你不記得趙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為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

的多。進來的少。總統不過灣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

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裏經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

真正要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

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帳話。說著又笑了一聲道。奶奶還沒聽見

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諢著。偌們府裏不知怎麼

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裏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用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着的

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

來。我們還親見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裏收拾擺設的水晶宮似的。都是水珠而為龍居易理也那日

在廟裏還愿。化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了。又有人說他門前的獅子

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裏還有金麒麟。叫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裏的奶

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裏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吃酒下棋彈琴畫畫。橫豎有

伏侍的人呢。單管穿羅罩紗吃的戴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

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有歌兒呢。說是甯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

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裏猛然咽住。此段又總括全書妙義承上起下以一曲結之必從周瑞演

出重明易道也尤妙在咽住未句一部極不好極沒要緊小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 卷十一 第八十三回 四

說處處無
非咽住也

原來那歌兒說道是算來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裏，忽然想

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

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全書只演寶黛已和雲
一人三影故金麒麟用特問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裏

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拾著，還了他。外頭就

造出這些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全書無非謠
言無非笑話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

是可怕的。」全書的旨特出於總括
財色之口有甚深微妙偈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樣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

豬怕壯，此猪字即老母
猪不抬頭之猪況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

是，只是滿城裏茶坊酒肆兒以及各衙門兒都是這樣說，並且不是一年了。那裏握的住衆

人的嘴？」洛陽
總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

鵲，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個靈透

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著自去不提。且

說賈璉走到外面，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

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裏頭傳了一個太醫院御醫，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

女兒下人了。這幾天娘娘宮裏有什麼信兒沒有？」本回染恙九十五回薨逝之兆也元春死賈
氏敗在榮府以赦為罪魁故此信從他先聞賈璉道：「沒

有。賈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裏打聽打聽。」纔是賈

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政聽了這話，因問道：「是